

谈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 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李 永 良

本文作者就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问题抒发己见。本刊大力倡导百家争鸣，鼓励不同学术见解的发表，欢迎大家参加讨论。

——编者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问世以来，遇到了“左”、右两个方面特别是“左”的干扰，一度把它糟蹋得不成样子。在倡导艺术民主、解放思想、探讨和总结文艺创作规律的时候，对“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出现一些不同的理解，决不是偶然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应如何理解它，这种创作方法今后还要不要提倡和坚持，这些问题在当前很有必要搞清楚。本文想就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认识和理解，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同志们。

(一)

目前，文艺界关于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众说纷纭。有的说两结合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有的说两结合是造成文艺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根子；有的说提倡两结合是让人粉饰现实，搞虚假文艺；有的说两结合本身就不大科学；还有的说两结合是无产阶级最好的创作方法，应当继续大力提倡，不一而足。

究竟什么是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怎样理解才是正确的呢？周总理在谈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时曾经精辟地指出：“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的浪漫主义为主导。”①至于二者到底如何结合，要根据情势和需要而定。因为各种文学体裁、题材不同，作者们的修养、气质各异，并非机械划一，搞什么一半对一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对整个文艺创作的总的要求，或偏重于革命的现实主义，或偏重于革命的浪漫主义，或是二者有机结合，都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统一所具体要求的，都符合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原意。所以单提出那一个方面都不好，都不全面，还是提两结合好。这样理解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否正确，毛主席诗词所运用的创作方法是一个有力的说明。毛主席诗词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这是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然而只要人们稍一留心就会发现，有的诗词如《沁园春·雪》、《七律·长征》、《贺新郎·读史》等，是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为主的；有的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蝶恋花·答李淑一》等，则是以革命的浪漫主义为主。当然二者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仍占绝大多数。如果认为只有二者平分秋色的才算两结合，那不把很多毛主席诗词也排斥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之外了吗？这样岂不是说毛主席本人

就没有真正实行过这种创作方法吗？由此可见，教条主义地、形而上学地机械理解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多么荒谬。

对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片面理解，由来已久。有人简单地把两结合解释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加革命的浪漫主义；有人以现实主义为文学的正统观念解释两结合；有人把浪漫主义当成两结合的关键，仿佛有了浪漫主义就有了两结合；有人把浪漫主义仅仅归结为幻想、夸张等艺术手法；有人把两结合只看成一种艺术方法，看不到它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统一；林彪、“四人帮”更企图以反动的“三突出”来取代两结合，一时把两结合搞的面目全非。

林彪、“四人帮”流毒不可低估。他们勾结在一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极力歪曲篡改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胡说“三突出”、“三陪衬”、“三铺垫”等一整套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什么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卓越运用，可谓无耻之尤。其实在他们这种反动模式里炮制出来的货色，只能严重背离和歪曲生活的真实，只能是背离两结合的“瞒和骗”的文艺。他们使文艺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完全走进了死胡同。但这决不是提倡两结合的罪过，决不能归咎于两结合本身。提倡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并非让人粉饰现实，不去正视现实。恰恰相反，掌握和运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两个基本条件，正是要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和深厚的生活基础。这也就规定了作家必须着眼于现实，从生活出发，反对“主题先行”，闭门造车。抛弃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也就抛弃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更谈不上两结合了。那种把近年来创作中出现的背离和歪曲生活真实，造成公式概念化的倾向，硬和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倡挂起钩来，而不是从林彪、“四人帮”那里挖根源，显然是十分荒谬的。这好比算账找差了债主，射箭看错了靶子。

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不是文艺创作的公式。提倡两结合，也不是让人象药剂师制剂、化学家实验那样，一定得搞个几比几的配方不可，配好了就包医百病，马到成功，配不好就夭折短命、贻害无穷。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辨证的关系，统一的关系，决不能硬去形而上学地规定一个绝对的百分比。在进行实际创作中，如何运用两结合的方法，创作者完全有根据具体情况来掌握的自由，是可以各有所侧重的。有的可以着重于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的则可以较多地运用革命浪漫主义，有的也可以把二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具体到每一部作品来说也是这样，或是革命现实主义为主要特色，或是革命浪漫主义为主要特色，或是二者的完美结合。凡此种种，都是属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范畴。

（二）

辩证唯物论认为，历史上任何一种创作方法的形成和提出，都不是一种偶然的現象，都有它的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也不是那一个人心血来潮，一下子提出来的。这种创作方法事实上也有个逐渐明确，不断完善起来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迫切需要有一种崭新的创作方法创作的革命文艺为之服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则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国抗战初期，毛主席提出了“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主张。^②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又指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一九四七年周总理也指出过：“我们的革命文艺，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③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两结合创作方法才正式提出来。如果说一百多年前，巴黎公社用武装起义作了推翻旧世界的第一次尝试，公社社员用鲜血凝成的巴黎公社诗歌，是运用一种全新的创作方法的光辉结晶的话，那么，从高尔基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指导下，用一种崭新的创作方法创作的，并被列宁称之为“一本非常及时的书”^④的《母亲》问世算起，到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也该有五十多年的时间了。

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说，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创造性地运用与发展，它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更完整，更明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就是革命浪漫主义。这种解释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者的原意，我们可以看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高尔基的论述。高尔基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不仅应该表现过去的现实和现在的现实，而且还应该表现“第三种现实——未来的现实，”“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会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是什么。”^⑤高尔基在《论剧本》中也说过：“艺术的主要使命正在于上升到高于现实的地方，从新人类的始祖工人阶级所提出的那些美好目标的高处来观察当前的事情。”^⑥他的小说《母亲》实际上就是这方面的榜样和成功的实践。所以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跟革命浪漫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只要“写真实”而不要有理想和幻想，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者的原意的。

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否符合我国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况，是否促进了我国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事实胜于雄辩。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提出前，一些优秀作品如《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暴风骤雨》、《铜墙铁壁》、《三里湾》、《林海雪原》等，就已经具备了“两结合”创作方法的雏型。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提出后，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经过作家们的努力探索，出现了一些较成功地运用两结合创作方法创作的作品，如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郭沫若和周扬编选的《红旗歌谣》、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大型午蹈史诗《东方红》、贺敬之和郭小川等著名诗人的诗作、以及许多较为优秀的电影和戏剧等，这些作品既有对现实生活精雕细刻的描绘，又有对革命理想的展望和抒发。对此，周总理曾高兴地指出：“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了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它推动我们劳动人民前进，它鼓舞我们用战斗的精神去实现高尚的美好的工人阶级理想。这样一种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风格，在我们许多影片中反映出来了。”^⑦

粉碎“四人帮”以后涌现出来的一批作品，一般都侧重于革命的现实主义，这是为了当前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人们在遭遇一场大劫后痛定思痛的必然社会现象。如短篇小说《班主任》、《伤痕》、话剧《丹心谱》、《于无声处》等，革命的现实主义是其主要特点，但同时不可否认也具有一定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成分和色彩。再如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和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就是二者结合得较好的作品。另外也有少部分是革命浪漫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如短篇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哲学·宗教·法庭》，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等。可以这样预料，当人们一旦医治多年来的创伤，以健康的肌体和崭新的思想面貌，全力投入四化建设的新长征的时候，随着我国文艺创作的逐步繁荣，两结合或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会慢慢多起来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将愈来愈有力地证明自己的无比的生命力。

然而，现在有人主张，我们的文艺应回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去，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可以休矣。他们把当前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某些作品的不能令人满意，归结到两结合创作方法上，这无疑是偏颇的。不错，当前我们的某些作品还没有完全摆脱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有的甚至背离和歪曲生活的真实，然而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看究其根源还是“四人帮”“三突出”、“主题先行”之类的唯心主义的文艺流毒尚未肃清。这和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绝不能为了泼脏水连婴孩也不要。前面已经提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我们文学史上的两大流派，我们不能割断这个悠久的传统，用一条腿走路。而一条腿走路，没有不跌交子的。难道革命浪漫主义就不重要，就可以抛弃吗？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尺度。若如是，人民不一定能批准。事实上，他们既需要革命的现实主义，也需要革命的浪漫主义。特别是在社会革命运动高涨的时代，象我国五四时代，浪漫主义的文学不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吗？如郭沫若的《女神》，在五四时代就曾点燃了无数革命青年胸中的熊熊烈火，促使他们走向革命和斗争，足证明了浪漫主义的力量也是不可轻视的。一得之功，一孔之见是不能代替文艺创作的普遍规律的。相反，只能使我们的文艺走进一条死胡同，结果毁了文艺。

（三）

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并不是完全孤立于文学史之外的怪物，也不是无源可溯的。稍微熟悉文学史的人知道，它和文学史上的创作方法有深刻的渊源关系的。它是对文学传统科学的总结、批判的继承和必然的发展。正如周扬同志所说：“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批判地继承和综合了过去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将两者最完美的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完全新的艺术方法”。⑧在世界文学史上，象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等作家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同程度的结合在一起的文学名著，不乏其例。在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互相结合的文艺传统，更是源远流长。纵观一部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股潮流虽然各具特点，分属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各自不断的丰富着，发展着，但它们却不是南辕北辙，泾渭分流，而是相互影响互为渗透，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又是多种多样的。如《硕鼠》、《木兰辞》、《孔雀东南飞》、《水浒传》、《窦娥冤》、《牡丹亭》等就是二者结合得较好的。此外，许多美丽的民间传说，如杨家将的故事，梁祝的爱情故事，“白蛇传”等，更富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精神。这些都还有待于我们很好地加以研究和总结。但在我国文学史上存在着这个可贵的传统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提出，可以说从根本上扭转了在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上忽视浪漫主义传统和否认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二者可以结合的不良倾向。

对文学史上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情形，其实我们的古人在理论上早已做过不少的研究和探索。古人的所谓文学创作中的奇与真，虚与实等各种论述，实质上已经涉及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联系的问题。刘勰说屈原的诗歌是“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⑨这种奇与真，华与实的结合，正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朴素的理论概括。他们还认识到“虚”和“实”是可以而且应该结合的，无论李白还是杜甫，都是能虚能实，虚实结合的。如杜甫是大家公认的现实主义诗人，现实主义是其诗歌的主调，但不也写

过象《梦李白》、《饮中八仙歌》、《凤凰台》、《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类或以浪漫主义为主调或二者相结合的诗篇吗？又如众所周知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也写过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和二者结合的《古风》、《丁都护歌》等。关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不可截然分割而且可以统一的关系，王国维也曾经有过很好的说明：“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⑩

时代发展了，创作方法也必然随着变化，各时代都有各自的创作方法。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同样也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并不是无产阶级任意臆造出来的东西。在今天，我们不但要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还要向共产主义迈进，为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而奋斗。在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上，尽管有时也出现曲折和坎坷，也有阴影和泥沼，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会实现。光辉灿烂的未来，日新月异的年代，宏伟壮丽的事业，改天换地的人民，可歌可泣的斗争，要求文艺用新的创作方法去反映它，表现它，讴歌它，从而使人们树立并增强敌人必败，我们必胜，资本主义一定灭亡，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坚定信念。前进的阶级不能没有信心，没有理想，没有理想未来。这绝不是狭隘的功利主义。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文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超阶级，超时代的文艺是不存在的。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文艺只能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新时代的主人工农兵大众服务，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地走向团结和战斗。它既要为新时代的列车扫清前进的道路，更要为新时代的列车不断添煤加水。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正是根据这个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应运而生的。当前提出恢复被“四人帮”歪曲破坏了的革命现实主义，强调写真实，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也应防止自然主义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冒出来，把现实主义庸俗化。应当说明的是，提倡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并不排斥其他的创作方法，我们也需要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只要它能繁荣和促进我们的文艺事业。

注：

- ①《周总理在第三次文代会期间的讲话》。
- ②《给鲁迅艺术学院的题字》（1938年）。
- ③《回忆周总理谈文艺》第132页。
- ④《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第882页。
- ⑤《高尔基选集·文学论文选》第409页。
- ⑥同上第245页。
- ⑦《周恩来论文艺》第73——74页。
- ⑧《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
- ⑨《文心雕龙·辨骚》。
- ⑩《人间词话》卷上。